

1



叮。小小的银匙子碰着乳白细腻骨瓷的杯子，发出悦耳的一声脆响。

碳烧咖啡的香气，浓郁苦涩，随着袅袅的热气蒸腾上来。

程欢握着匙柄的手，跟杯子一样细腻的象牙白，指甲修剪得短短的，没搽过指甲油，可是有美丽的淡淡贝壳粉；尾指上戴着一枚小巧的白金线戒，斯文秀气。

“已经都准备好了吧。”宽阔的原木茶桌对面，坐着笑容可掬的谢荣昌，头发有点微秃，中年发福，所以看起来像尊弥勒佛般和蔼可亲，“程欢，明天就是你去大信报到的日子，以后自己要当心，我等你的消息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程欢慢条斯理地端起咖啡，尝了一口，“半岛的咖啡做得地道多了。”

“你以前也来过？”谢荣昌有点意外。这家半岛俱乐部是会员制，茶室和咖啡吧也都从来不对外开放，他以前从没有带程欢到过这个地方。

“原来这里不叫做半岛俱乐部，应该是温泉日式料理的旧址吧。”程欢的眼神透过咖啡杯上蒙蒙的热气，看到

遥远不知名的地方。

以前，这里没有门口俗艳的霓虹灯招牌，只有一道安静的红色砖墙和满墙的茑萝花，走进门来，曲径通幽。第一次吃精致的寿司卷，惊艳得不得了，怎么食物也可以优美到这个程度？深苔绿的紫菜，裹雪白的米和鲜红的赤贝，让人想起水彩写意画里的青瓦白墙的小酒馆，门口还张挂着小小的一抹红色酒旗，单是看，已经是种享受。

那是程欢 18 岁生日的时候，跟着父亲走进来的。那是她第一次来，也是最后一次来，因为惟一，所以印象深刻，无法代替。在父亲去世后的每个生日，都会想起这间叫做温泉日式料理的地方，想念得掉泪，从此再也没有一家日式料理比记忆当中的那一次美味。

想不到的是，多年之后，鼓起勇气故地重游，却发现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。红砖墙上的茑萝花早已经凋落不知所踪，门口竖起高大的霓虹招牌，树阴里的青石小径被拓宽了很多，好方便来往的私家车进进出出。

所有美好的一切，都已经失去不能重来。

“程欢？”谢荣昌在对面叫她的名字，“我明天会把那笔钱的十分之一先打进你的账户里，万一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可以尽管跟我说。”

程欢回过神来，是啊，那笔钱。现在还有什么值得留恋，钱才是惟一重要的东西。

“上次中心影剧院那件 **悦尊轩**，你做得比我预料的还要好，连周锦唐这样的老手都赞不绝口。”谢荣昌笑了起来，“难怪他一刻也等不及地要把你挖过去。”

“准备了半年这么久，怎么会做得不好？”程欢脸上



没什么喜色，淡淡地看着对面的谢荣昌，“难的还在后面，我看乔柏年那只老狐狸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”

谢荣昌却摇头，“这两年乔老爷子身体差多了，一连动了两次大手术，还在医院里休养了将近一年，其实现在的大信建设，董事会主席的位子已经形同虚设。”

“那么，当家的是哪一个？”程欢问。周锦唐有得是才气，在设计这一行里算得上无人能出其右，可是他缺的是野心，离开图纸，几乎没有用武之地。

“傅宪明。”谢荣昌脸色有点沉重。

程欢知道他担心，说来也难怪，这个傅宪明恐怕是大信建设的决策层里最有威胁性的人物。乔柏年惟一的儿子乔瑄去年才刚从英国学完建筑专业回来，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；乔家的第二代，除了乔瑄，就只剩他的妹妹乔瑞，据说这个乔家大小姐是从来不理公司业务的，最大的爱好是周游各地。

“傅宪明，我听说过他。九八年大信经营危机的时候，就是他吧，站出来策划了一系列融资方案，最后一手是创造环海路开发、东岸商业圈、华东展览中心这一连串的商业奇迹。”程欢一边说，一边转动着手里的杯子，“是他让大信起死回生的，不简单。”

“我早就想把他拉过来，可是好几次明的暗的试探他，都没反应。乔柏年把他当成是心腹重臣，恐怕在大信，除了乔柏年，就只有这个傅宪明说话够分量。”

“他不肯跟你，是你开出来的价码太低了吧。”程欢微微一晒，这年头，不拿出点真金白银，谁会平白无故帮你做事？当年刘备三顾茅庐，诸葛亮就士为知己者死，在

今天，肝脑涂地地报答人家知遇之恩，早就已经是不合时宜的老故事了。

“我是个气小的人吗？”谢荣昌的语气像是遗憾，“我几乎连荣泰百分之二十的股份都拿出来，只要他点个头！真不明白怎么就拉拢不住他。”

程欢一怔，荣泰百分之二十的股份？已经是天价了。换做别人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搭着云霄飞车过来投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舍得拒绝？这傅宪明搞什么，在大信再怎么位高权重，也是给别人做嫁衣裳，赚来的钱都要改了姓乔。

“真是傻，这么好的机会都不要。”程欢不以为然，男人建功立业，怎么可以念旧心软。

“要是他肯帮我的忙，今天你就少一个对头，多一个帮手了。”谢荣昌叹了口气，“如果真的这样，我还用得着顾忌乔柏年吗？星河广场的开发权，简直非我莫属。”

“我看不一定。”程欢抬起头，亮晶晶寒星似的眼睛，带着点似笑非笑，“如果傅宪明过来，恐怕荣泰就没有我的位子了。谢老板你有了这样的帮手，还会费尽心思安排我进大信去套消息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怎么会？”谢荣昌有点尴尬地笑着，“都一样，都一样。”

“无所谓，我只要拿到该得的那一份，其他都无所谓。”程欢提醒他，“谢老板只要记得答应过我的条件，其他事情我会办得叫你满意。”

“记得，当然记得，钱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另外，荣泰建设市场总监的位子，也给你留着。”谢荣昌呵呵一笑，

他就是欣赏程欢有野心，够坦白。这世界，机会只会留给有野心的人。只要能拿到星河广场的开发权，花点钱算什么？

“那好，等我的消息吧。我随时跟你联络。”程欢放下杯子，“咖啡都凉了，我该回去了。”

“也好，早点休息，养好精神，明天还得应付大信那帮人。”谢荣昌没起身，“你先走吧，一起出去的话，被人看到就不好了。”

“再见。”程欢站起来，拿过衣架上的柠檬黄羊毛外套，径自出门，一丝嘲弄的笑意在她唇边一闪而过。像不像做贼？小心翼翼避开别人的眼光，商量着混进大信建设去窃取人家的商业机密。

谢荣昌以为她是为了钱。可赚钱的方法有千百种，不见得要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，半偷半骗，还要学会演戏——太辛苦了，划不来。如果单单只是为了钱，程欢不会这么做。

她给谢荣昌开出来的价钱并不低，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真正的意图。比谢荣昌更急着要大信垮台的人，比谢荣昌更希望乔柏年破产的人，是她程欢。

谢荣昌不过是贪心，想要星河广场，他太想独占这棵摇钱树。而她，势单力薄，凭她自己，是无论如何也动不了大信的根基。跟谢荣昌这条商场大鳄合作，她只想要一个结果，就好像当年，大信吞并汉方建设一样，风卷残云，毫不留情。

都说大信建设是地产界的神话，没错，只不过这个神话下面，还有一座掩埋了无数人梦想和光荣的废墟。它风

光一时，代价是别人的血泪。

夜风扑面而来，凉意沁骨。程欢拉紧了大衣的领口，不是初春了吗，为什么天气还是这么冷？

2

“程小姐，欢迎你过来帮我的忙。”

大信建设 圆形的会客厅里，程欢和周锦唐分别坐在沙发的两边。沙发的皮质很好，像丝缎一样柔滑，只是这套沙发，也得好几万吧。背后是一大篮新鲜的百合和紫色鸢尾，还沾着早晨的露水，整个会客厅里都是这种脉脉的清香。

“周总监太客气了，能给你当助手，是我的运气。”程欢微笑，是那种职场上最标准的微笑，练了很久了，“谁都知道，周总监是设计这一行里的头一号人物，多少学到一点皮毛，就够我吃一辈子了。”

“都是外面吹捧，我自己有多少分量，自己还不清楚吗？”周锦唐沉稳地一笑，他不太会说话，但是笑容很亲切。

“我刚才去过了人事部，报到手续蛮简单的。”程欢急着知道自己现在可以做什么，“如果没问题的话，我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了。”

“别着急，今天你刚来，对公司的业务不熟悉，待会



儿我叫秘书带你去各个部门转一转，认识一下同事。”周锦唐欣赏她的直接，在中心影剧院的设计案中，曾经和她合作过，对她的灵气和效率印象深刻。这次在老板面前，力荐程欢担任设计助理的，就是他。

虽然只是一个设计助理，可是在大信建设，作为他设计总监周锦唐的助手，地位绝对不算低。很多人在大信做了十几年，也没能踏上顶层办公区。

“笃笃。”门外有人轻轻敲了两下，周锦唐回过头，“进来。”

来的是个女子，穿珊瑚红套装裙子，搽粉紫色唇膏，肌肤如雪，很漂亮。“周总监，乔董又在办公室发脾气了，请你过去看看。”

“是吗？”周锦唐的笑容不见了，“老板呢？”

“昨天和韩亚航空的人开完会，就叫赵经理他们去商量机场改建的配合问题，据说整套方案都有变化。刚才我去过他办公室了，安玲不让我进去，说老板整晚加班，刚刚睡着，让他打个盹。”

“哦。”周锦唐站了起来，“那还是我去吧。对了——给你们介绍一下，程欢，这是我秘书，叶敏。”

叶敏是个机灵人，走过来把手里的一叠文件夹搁在一边，向程欢伸出手来，“我知道了，你就是前几天我们周总监天天提到的那位程小姐吧？据说中心影剧院的设计效果图一出来，人人都眼前一亮。想不到，原来你的人也长得这么漂亮。”

“谢谢。”程欢跟她握了手，她是周锦唐的秘书啊？这么热情开朗，真有点不适应。

“听说你已经荣任周总监的助理了，是吧，以后有的忙了。”叶敏一副过来人的样子，“每个礼拜上班六天半，每天加班到半夜，你得有点心里准备。”

“有这么严重吗？”程欢看向周锦唐，“早知道这样，真该要求加薪。”

“可是刚才你还说，从我这里学到一点皮毛，就够吃一辈子了。”周锦唐脸一板，“这么快就变卦了？可见刚才才是恭维我。”

“礼多人不怪。”程欢忍不住一笑，“恭维话也不是常常听得到的。”

“我带程小姐去其他部门转一转，总监，你快点去乔董那边救火吧。”叶敏朝程欢眨了眨眼睛，“咱们走。”

程欢跟她走出门去，试探地问了一句：“那个乔董——是乔柏年，还是乔瑄？”

“乔瑄，他是执行董事，其实就是没负责具体工作，什么都来插一脚。”叶敏的语气很不以为然，“可是有什么办法，人家是大信建设的太子爷啊。”

“那董事长呢？”

“上个月底就心脏不舒服，去了日本疗养，怕得好一段日子才回来。所以，现在公司里上上下下都被乔董搞得一团乱——”叶敏说到这里，突然住了口，可能是觉得说了不该说的话，自我解嘲地一笑，“看我总是口无遮拦的，其实上面的事情，咱们还是少掺和的好。”

可是就这么几句话，已经够了。程欢心里一动，她一向玲珑剔透，单凭叶敏这几句话，就知道乔瑄在大信是个什么样的角色。现在乔柏年不在，大信群龙无首，乔瑄又

急着建功立业，这么混乱，可见是个好机会。

“这边是企宣部，负责行销广告，新闻发布，还有客户接待之类的事情。”叶敏跟程欢介绍，敲敲门，里面有个女人的声音说“请进”。

“她叫朱心怡，企宣部经理。”叶敏压低了声音，“出名的挑剔。”

推门进去，里面流线型大办公桌后面，坐着的就是朱心怡，挑染过的髻发，戴着精光耀眼的钻石胸针。程欢四处打量一眼，不过是一个部门经理，办公室已经这样宽阔气派，大信建设真的是有钱。

“朱经理，这位是新来的程小姐，我们周总监的特别助理。”叶敏介绍。

“是吗？”朱心怡的声音冷淡疏远，“早听说过了，不就是那套什么中心影剧院设计方案吗，周总监已经在老板跟前提过好几次。”

“你好，程欢。”程欢不卑不亢，走上去跟她握手。

“一来就上了 圆筒层，真是能干。”朱心怡扯起嘴角一笑，“在大信建设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呢。”

“只要能做事，第 员层和 圆筒层有什么关系。”程欢知道她看自己不顺眼，话里话外都带着点讽刺的味道。其实设计部和企宣部根本挨不着边，她升得快，关朱心怡什么事？又不见得来跟她抢这个企宣部经理的位子。

说真的，凭程欢的本事，这个什么企宣部，只怕还看不上眼。

“看起来程小姐还蛮有把握的。”朱心怡冷笑的意味更浓了，小妮子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，以为有点才气就

可以在大信耀武扬威，哼，还早呢。

“当然，只要周总监给我机会。”程欢淡淡回应。

“你——”朱心怡噎了一下，看不出这个程欢年纪不大，态度却这么沉着老练。她彬彬有礼，无可挑剔，却句句占不到她的便宜。

“呃，朱经理，我们还要去别的办公室走走，就不耽误你了。”旁边的叶敏是个机灵鬼，也看出情形不对，赶紧打圆场。

把程欢拉出门，叶敏小声埋怨：“哎呀程欢，你何必跟朱经理较真，她一直就是这样，看不得别人爬得比她快。管她说什么呢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”

程欢悠然一笑，“是她先惹上我的，总不能给人家打了右脸，还把左脸送上去。”

“呵呵，刚才她脸都气绿了。本来是想给你一个下马威，可最后自己闹个没面子。”

“这就叫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”程欢刚要往右边拐弯，就听见走廊东边有间办公室里传出一阵扰攘声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程欢有点奇怪，不应该啊，这是大信建设的圆筒层，谁都知道这里是决策区，什么人胆敢在这个地方吵吵闹闹。

“是乔董办公室。”叶敏看了一眼，“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真要命。”

“周总监也在里面吧？”程欢问，不由自主走了过去，她实在好奇，乔董到底是个什么人？

“喂——”叶敏拉不住她，只好也跟了过来，“听这么吵，肯定在发脾气呢。”

寻欢记

果然，刚到门口，就听见“砰”的一声巨响。办公室的门没关，所以正好看得见里面的情形。

刚把一本 ~~书~~ 的大号资料夹重重摔到地上去的，就是乔瑄？他还真舍得啊，地板是这么名贵的实木，砸下去就是一道刮痕，他一点都不心疼？

乔瑄正在发火，“周锦唐，你少跟我废话，从德国大老远买这批衡压供水设备，是你的主意吧？花了几十万，现在才跟我说加不上压！昨天我还特意请了一帮记者去拍照录影，这不是丢我的脸吗？工程部的人呢？给我叫过来！”

“这件事，昨天我已经跟我们老板解释过了……”回答的是周锦唐，可是话刚说半句，就被乔瑄打断。

“老板？谁是你的老板？周锦唐，我看你是不是又犯糊涂了，大信是姓乔的，不是姓傅的！傅宪明是个什么身份，你们从上到下，口口声声叫他老板，知不知道他拿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家的！”

“我们不过是叫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。再说董事长也说过，大信的钱也都是傅总赚回来的。”周锦唐不怕死地顶了一句。

“别以为我刚从国外回来，就不把我放在眼里！”乔瑄更加火大了，“傅宪明是你们老板，我是什么，啊？”

“您是执行董事。”周锦唐闷闷地答。

“知道就好！告诉你，周锦唐，别以为有傅宪明给你们这帮人撑腰，就可以在大信乱来，我偏偏不吃这一套！只要我高兴，他那个总经理的位子，随时都可以换人做！”

“那为什么还不换呢？”周锦唐忍着没“嗤”一声，好歹人家是太子爷，得罪不起；可是没有董事长的指示，就凭他，只怕是拿傅总没办法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讽刺我？”乔瑄“呼”地转过身来，程欢吓了一跳，本能地往门边躲了躲。可是乔瑄正火冒三丈，根本没注意门外还有人。

程欢打量了乔瑄一眼，那种世家子的跋扈，好像挂了招牌。凭良心说，乔瑄的长相堪称英俊，他母亲当年是著名的美女，所以儿子也差不到哪里去。只可惜，盛怒之下，一脸戾气，脸孔都好像有点扭曲了。不过像乔瑄这种人，从小到大一帆风顺，穿名牌，念名校，被人捧惯了，脾气坏一点也是应该的。

“去把负责衡压供水的工程部负责人叫过来！”乔瑄拍着桌子，“在验收报告上签字的是不是他？这个叫赵——赵什么的！”

“来了来了！”负责工程的赵部长呼哧带喘地赶了过来，一头的汗，还搞不清楚状况，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刚去工地，回来晚了，乔董找我吗？”

“没错，说的就是你！怡景花园那套供水设备到底怎么回事？”乔瑄脸色沉得像铁板。

“这是第一次调试，很难一次完成，再说我们工程部这边，也不知道会有那么多记者过来现场录影。”赵部长尴尬地解释。

“是啊，乔董，这种意外状况大家也都不想要——”周锦唐看不过眼，想帮忙说句话，却被乔瑄瞪了一眼。

“大信养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么大一个工程部，

说什么精英云集，却搞了这么大一个笑话出来，明天各大报纸的头条都是怡景花园的供水出现问题！下个月已经就要开盘，广告都已经做得天花乱坠，巨资引进的衡压供水是一个大卖点，现在怎么办？谁收拾这个烂摊子？他是工程部的负责人，他要是解决不了这件事，就赶紧收拾东西走人！”

赵部长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张了张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四十多岁的人了，还当众被骂得狗血淋头，那份委屈，怎么忍得下去。

“他可不能走。”程欢身后突然有人说话，好像还有点半开玩笑，“老赵一走，我的工程有一半都得开天窗，到时候真的血本无归了。”

周锦唐松了一口气，老赵脸上的神色简直是喜出望外，如逢大赦的模样。

程欢好奇地回头，来的又是谁？

“老板！”周锦唐赶紧迎上去。

程欢这才反应过来，呵，原来是他，傅宪明！刚才叶敏不是说他整晚工作还在休息吗？大概是这边声音太大把他给惊动了。

在来大信应征之前，已经很多次听过这个名字，到今天才算一睹庐山真面目。

还以为他多么英明神武三头六臂，看上去也没那么神气嘛。可能是通宵加班的原因，脸上有点疲累，米黄西装外套揉得有点皱，领带结也松了，连淡青的胡碴也冒了出来。可是，实在英俊，只怕没有一个女人见了，心里会不打个突吧。

程欢一震。他来得匆忙，衣服都来不及整理一下，可还是这么气定神闲。乔瑄已经闹得鸡飞狗跳，居然也不见他心急恼火，脸上只有点无奈。

但不知道怎么的，傅宪明才一露面，乔瑄的嚣张气焰就灭了一半。

其实乔瑄用不着不服气，他跟傅宪明根本就没得比。一个是被捧在手心长大的世家子，一个是单枪匹马出来打天下，乔瑄还在国外混学历泡洋妞的时候，傅宪明已经在凭一双空手闯出了局面。当初不过是大信的一个部门经理，位子比如今的周锦唐还要低两层，却因为创造出环海路开发、东岸商业圈、华东展览中心这一系列地产界神话，才不过四五年光景，就已经坐上了大信建设的当家宝座。

谁有这份本事？活该他招惹乔瑄妒忌，功高震主嘛。人家乔瑄才是正主儿，大信未来的继承人，所谓一山不容二虎，他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大权落到傅宪明的手里头。

“谁又惹乔董生气了？”傅宪明进了办公室，一眼看见散落满地的文件和资料，还有周锦唐一脸有苦说不出的模样。

“那套怡景衡压供水的问题……”周锦唐总算看见救星，可以光荣退下火线，“乔董说就快开盘了，现在出了这样的事，对外头不好交代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傅宪明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德国那边的专家来现场检测过，设备没什么问题，只是安装不太恰当。明天老赵带人过去，跟他们碰碰面，重新调试一下。”

“是，是。设备没事就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”工程部老赵连忙点着头，转身就往外走。既然老板有心帮他解围，还不抓住机会赶紧闪人？

“就这么叫他走了？这次的事谁负责？总得找个人出来跟媒体交待。”乔董一脸不悦。

“第一次引进这么大的设备，即使再好的工程师，也难保面面俱到，毕竟大家都没经验。”傅宪明微笑，“我已经跟几个报社的老总打过招呼，不过是件小事，下次调好压，再找记者过来录影也一样。”

“哼——”乔董想不出还有什么话要说，可是闹了半天，总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地偃旗息鼓，叫他面子往哪儿搁？

傅宪明轻轻叹口气，又到了给乔董搭梯子下台的时候了。没办法，只好把周锦唐叫过来。

“锦唐，再有记者来录影的时候，你至少应该提前安排一下，跟工程部那边打个招呼。这次乔董不过是说你两句，下次可没这么便宜了。”

周锦唐当然明白，老板是给乔董打圆场，拿他垫背，只好拉下面子跟乔董认错：“这是我这边的人工作疏忽，回头再详细写份报告给乔董。”

“不用了。这些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好了，我天天闲着没事做，来给你们当监工吗？”乔董气也出了，正好顺阶下台，还不忘摆摆架子，“闻讯的专家在哪里，我要跟他们见个面。”

“海潮大酒店。”傅宪明一眼看见门口的叶敏，“正好叶敏也在，帮乔董叫司机和翻译，送他过去一趟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叶敏干脆地答应着，一溜烟跑去安排，剩下程欢自己站在门口，不知道是进还是退。

“她是——”傅宪明怔了一下，怎么还有张生面孔在这里？

“哦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，程欢，就是给我做助理的那位程小姐。”周锦唐在旁边解释，“怎么样，我的眼光还不错吧？”

傅宪明的眼睛一时收不回来，乔瑄的办公室一向讲究，门口有一株很大的巴西木，青翠葱茏；那个叫程欢的女子，就站在这棵巴西木旁边，说不出的沉静秀气。直直的长发，一双眼睛晶莹湛黑，干干净净没一点妆彩的脸孔，很随便地穿着牛仔裤就来上班。

“老板？”周锦唐没听见他说话，转过头来看他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傅宪明听见自己说，“程欢是吗？”

“是我。”程欢朝他笑了笑。

傅宪明蹙起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觉得她的淡淡微笑里有抹傲气。

“我看过你的设计，很见功夫，连锦唐这样的行家都说难得。”傅宪明把这点傲气当做是她的恃才傲物。

“在你面前，有点班门弄斧了吧。”程欢凉凉地答。这个傅宪明，三两句话就打发了乔瑄，看样子是她在太信的头号劲敌，要仔细应付，别露了马脚。

“论设计，我是个外行，只懂得看看效果图。”傅宪明拍了拍周锦唐，“这几年还不是靠他撑门面。”

“是啊，老板管赚钱，我管画图，外面商场上拼得战火连天，也一概都不关我的事。”周锦唐笑了，“我是大树底下好乘凉。”

正说话间，外面有人进来，“老板，新加坡长途。”

“来了。”傅宪明答应一声，匆匆出门，在程欢身边擦身而过的时候，好像闻到一丝若有若无的淡淡香气，像早晨纯净的白色花香。她穿牛仔裤，还用香水？是什么牌子？洛丽塔？

程欢看着他的背影，自言自语了一句：“百闻不如一见。”

“你也知道他？”周锦唐露出小孩子一样得意的笑容，“我就说嘛，咱们地产圈子里没人不知道傅宪明三个字。”

“你们是不是很合得来？”程欢回过头。

“那是自然，你刚来，可能还没感觉，以后就会知道。在老板手底下做事，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，就是如鱼得水。”周锦唐感慨，“咱们做设计这一行，最怕就是老板不识货，又嫌材料贵，又嫌不抢眼。”

“怎么连周总监的设计还有人欣赏吗？”程欢不相信。

“你以为我一生出来，就是大信建设的设计总监？”周锦唐想起以前来，叹了口气，“刚出道那会儿，还不是一样到处碰壁。要不是碰着傅宪明，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在哪里混日子。”

程欢拉长声音，“哦——”原来如此，难怪乔堃背后说傅宪明两句，他就急眼了，说到底还是傅宪明一手提拔他